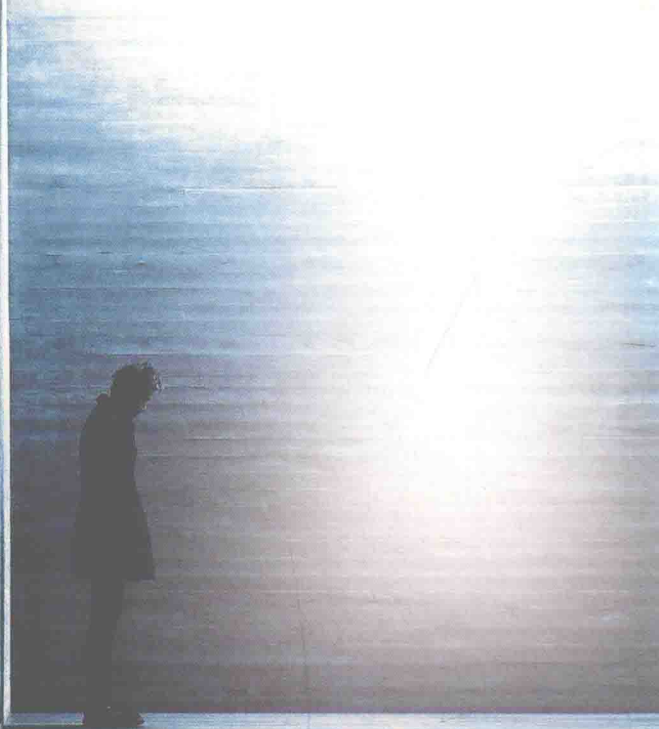


那些被光 照亮的陌生人

王选——著



张楚
黄灯
徐则臣
笛安

——联袂力荐——

命运根部的倾诉与表达
烟火深处的倾听与呈现
光阴浩荡而来
浮生并不如梦
中国版《米格尔街》

人民文学新人奖
华语青年作家奖
获得者 王选 最新力作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那些被光

照亮的
陌生人

王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 / 王选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12
ISBN 978-7-5699-1942-4

I. ①那… II. ①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439 号

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

Naxie Bei Guang Zhaoliang De Mosheng Ren

著 者 | 王 选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田晓辰 李林寒

特约策划 |  梁月之葵

责任编辑 | 曾 丽 田晓辰

装帧设计 | 蔡小波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1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942-4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南下	001
2	白蔷薇	011
3	我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020
4	红	027
5	本科生	035
6	张三的爱情啊，终究还是易碎品	040
7	弃婴记	048
8	芳邻	058
9	后青春的酒	063
10	如意	069
11	鲤鱼	080
12	腊花的男人	087
13	表哥	096
14	风声	105
15	房事	115

16	嘻！眼镜	122
17	听风的人	129
18	味道	137
19	明锁	144
20	鸽子啊鸽子，你要飞到哪里？	150
21	南关旧事	156
22	破裂	167
23	雪拥南关	180
24	饮刀少年和他的邻里	187
25	共命鸟	201
26	菩萨	210
27	酒	217
28	此生	224
29	乡关望	235
30	钉子	241
	后记：烟火故人尽	249

1 南下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头戴烂草帽，惹得老鸦多，

老鸦来踏蛋，把我头踏破；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怀揣干炕馍，虱和虮子多，

饿时取出吃，虱吃一半多；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做了一锅汤，儿和女儿多，

等到我去吃，只有空锅锅；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住得烂塌房，窟窿眼多，

下了三点雨，炕上流成河。

——小曲儿

小招晃着脑袋，眯缝着眼，唱了一段。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有几缕翘着，头一摇，像风吹动了芦苇。小招是我认识的年轻人里唯一会唱小曲儿

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听流行歌，会唱小曲儿的，简直算是奇葩了。小招说，小的时候，常听爷爷唱，听久了，灌下耳音，就会了。爷爷说，他的爷爷年轻时下四川，扛个布袋，装半升小米，唱着这曲儿就出门了。到他这一代，挨饿，提个竹篮，装个烂碗，一路东去，翻秦岭，到陕西讨饭吃，心里苦，就唱这曲儿。

小招说，几代人，都是穷命，先人坟里不冒烟，儿孙个个都是穷光蛋。

我苦笑了一声，给他倒上酒。酒太满，溢了。我顺手扯了一溜卫生纸，一擦，将纸扔到了门背后。门背后生着黑褐色的霉斑，像出租屋未能说出的心事。这是一间多么破旧的屋子，旧的门，旧的床，旧的墙壁，旧的贴花，甚至旧的人，通通被黄昏暗淡的光线笼罩着，像老电影，落满了噪点。在南关，我看惯了多少这样的旧房子，旧房子里塞满了陈年旧事。任我怎么剥这时光的壳，都剥不出一點新意。

房子收拾过了，扔的扔，装的装，撕的撕，还的还。陈旧的糊着的报纸，被捣烂了，撕下了，团成团，丢了满地。此刻，房里空荡荡的，却又凌乱不堪，像进过贼。

七点半，说早也早，说晚也晚。一个人在南关的仁和巷生活久了，时间就失灵了。

十点，小招的火车。小招就要走了，像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一样，南下，不过这次去的是广东，不是四川，也不是陕西。小招要走了，我在南关的狐朋狗友又少了一位，他将从我的心上切掉一块，带走。平时，我们总是在一起喝酒，我们似乎把闲余的时光都拿来喝酒了而不是喂狗了。我们唱我们的穷日子，喝我们的苦光阴，一喝，就是半天，然后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痛苦不堪，一头栽进被子里，折叠着，睡着了。醒来，就发誓，他妈的再也不喝了，太难受了，再喝就不是男人。可没出三天，心里又痒了。看见酒，腿都软了。

小招要走了，能不喝一场吗？男人和女人，做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才叫相聚。男人和男人，喝一场轰轰烈烈的酒，才叫分离。我们这么想着。可今晚，终究没有那个勇气，怕喝多了误事，误了火车的点。

于是就不紧不慢地喝着。酒是本地酒，烈，烧心，一口下去，开肠破肚，肝胆喊疼。估计是酒精兑的吧，二三十元一瓶，能买个啥好酒。不过也顾不了那么多，一瓶好酒几百元，谁能喝得起？反正小招和我喝不起，我们是顿顿牛肉面，一碗六元钱，要不要添一元钱加个鸡蛋都会考虑考虑的人，谁会花那个冤枉钱。其实，感情好了，喝白开水，也能醉人。

小招满脸通红，像抹过猪血，眼珠子都是血红的。他是那种喝酒上脸的人，一杯下肚就见效了。跟我正好相反，我越喝脸越白，最后煞白，白若寒霜。小招靠在行李包上，包鼓鼓的，塞满了衣物。他用一只手挠着头，细碎的头皮屑，像雪，扑簌簌落在了地上，薄薄一层。他那么疲惫，甚至带着一身落寞。他没有到“戴烂草帽、住烂塌房”的程度，可也如意不到什么地方去。他常说，他是那种耕地时，牛把铧打破，回来买铧时，牛叫狼吃了的草包命。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小招唱了一句，然后“吱”一声，把半纸杯酒喝了，眼泪就飘花儿了。

“还是不是带把的啊？不就是去广东嘛，搞得跟要赴刑场壮烈牺牲一样。”我看着他的落魄样，有些于心不忍。可我们之间所有的安慰都是互相调侃和打击，这么些年，我们从来没有学会那些矫揉造作的词。我们像两把刀子，钝了，用刀刃互相磨磨。

“可带把的除了男人，还有茶壶，我就是那个提不起的茶壶。”

“喝酒，看你那怂样，这一次去了就不要回来了，三年，五年，混出个人模狗样再回来，碰一个。”

“放心，再不骚扰你了，下次见你，我必须西装革履，开豪车，带洋

妞，请你到五星级酒店喝一场，再也不回南关这破地方了。”

“干！”

小招是2009年住进南关的，也算是我撵掇来的。在住进来之前，他已在兰州一家广告公司上了一年班。那时他上大四，后半学期实习。当时，干得还行，当了个发行部主管，就是带三五个失业妇女坐公交满城给店铺送印满各种广告的报纸。小招干得不亦乐乎，他觉得再干半年，凭他的实力，就能当个副经理了。到了副经理，一月四千元，就能在兰州挣扎着安身立命了。这是小招的理想。

可理想毕竟是理想。小招的父亲反复打电话，催小招回来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小招父亲有自己的一连串理由，他觉得拼死拼活供儿子上个大学，出来没有正式工作，不划算，与其打工，还不如初中就辍学了，早点在外面闯荡，少花冤枉钱，说不定现在他都抱孙子了。此其一。其二，村里好几个大学生不是考了学校，就是考了卫生院、乡政府，个个父母的脖子翘得跟铁锨把一样，扬扬得意。小招父亲背地里嘀咕道，不就是一个一般干部嘛，还以为当了个多大的官。但转念一想，同样是大学生，儿子没正式工作，在村里就显得低人一等。其三，这里的老师、大夫啥的，虽然工资少，但旱涝保收，一个月随便混混，就等着领皇粮了，一辈子虽没啥大前途，但也没风险，安然，平淡。平淡是福啊。其四，他只生了一个儿子，膝下再无子女，老伴死了，这儿子一走远，自己跟五保户就没啥区别了，有个三长两短都没人管。老汉一连串的思考，并不是没道理。

小招终究还是没有招架住父亲的威逼利诱，甚至寻死觅活，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让我给他在南关找间房子。我东家进，西家出，终于在仁和巷给他物色了一间。他买了《申论》《行政能力测试》《教育学》《心理学》，乱七八糟一大堆，开始窝在房子里复习了。他一头扎进书里，勾勾画画，写

写算算，有模有样的。然而，出师不利。小招在报名的第一关就被卡住了，因为他没有学校发的择业通知书。没有这张纸，就不能证明你没有就业，说白了，你已经被就业了，学校终于可以放弃你了。

后来多方打听，小招才明白，在大四快毕业时，学校曾统计过就业情况。小招当时在那个广告公司干得正风生水起，也不知还有什么择业通知书，学校问，自然说已经就业。可谁知道几年以后的事，谁又知道给自己留条退路。于是学校就把他统计进了就业人数，自然没有给他发择业通知书。学校巴不得你不要择业通知书呢，管你就得什么业，反正不要择业通知书，就预示着学校的就业率提高了一个点，好哄骗社会了。

没有择业通知书的小招，事业单位招聘的门边都没法沾。他找人，无济于事，没这个就业名额，谁也没辙，再说，小招能找个多厉害的人啊，唯一能找的就是他舅舅，在文联当副主席，听着是个主席，可毫无权力，除了出出主意，啥忙也帮不上。小招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拒之门外了。他的父亲知道后，劈头盖脸把他收拾了一顿，然后独自蹲在老伴的坟头哭了一个下午。

不能参加考试的小招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后来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寻思的，在南关巷道里开了一家碟片租赁店。铺子不大，临路，红漆门上一侧贴着电影海报，一侧用毛笔写着“碟片，出租，零售。租：2元/张；卖：10元/张”。进门，一个小立柜，奶白色，旧了，沾着一块块污垢。一边放着一个塑料盒，盒里是最新的影碟，另一边，一个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出租的片名、日期、电话、押金等。立柜后面，一个学校用的老式条凳，漆皮掉了，裸着木纹。屋子的三面立着铁架子，呈凹字形，每个架子三层，碟片拥挤着抱在一起，插在架子上。一层是武打，二层是情感，三层是秦腔、鬼片。各就各位，分得很清楚。

一开始生意不错，巷子里的人，甚至四周小区的人都来租碟，有些新片子下来还会排队租。大多数人一租就是三五张，一天下来，六七十元，还不

错。也有买的，但少。我问小招：“你这碟，一张卖十元，能演多久？”小招伸出一根指头。我说：“一个月？”他摇摇头，说：“一次。”我无语了。“十元钱想买个正版碟，简直做梦，盗版一张，光成本就两元钱呢。”我说：“你这碟，除了武侠爱情，就没点别的？”小招踢了踢立柜下面，说：“不搞点伦理片，还好意思叫租赁店？”我明白了。

当然，在小招跟前，租碟的一大半是租有点颜色的。巷子里，窝着形形色色的单身汉、老光棍、流浪汉、小青年，晚上无所事事，不看看碟，消磨消磨，都不知这日子怎么过呢。租碟的人进门，假装很正经，翻检了半天，问：“有没有那个？”小招赶忙从柜子里抓出一堆，让人挑。那人红着脸，战战兢兢挑了张，怪不好意思地付了押金，滴溜着眼睛，将碟塞进衣襟下，一溜风，跑了。来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不用说，小招就领会了。租碟的人开始心不惊肉不跳，拿着印着赤身裸体女人的碟，光天化日之下慢慢翻来捡去。有些人，一个月的时间，把小招的二百张这类碟全看完了。

接着，小招买了电视，配了一对大音响，每天下午，用DVD放武打片，招揽生意。效果还不错，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家影碟租赁店了。一进黄昏，半条巷道都是刀剑相撞、打打杀杀、卿卿我我、爱恨情仇的声音。

就这样热闹了一年，或许不到一年，生意慢慢不行了。大多数人都有电脑了，一打开，随便看，什么片子都有，方便省事。人们也就懒得跑去外面租碟了，再说租碟花钱，有些碟，没放几次，老卡，关键处都是满屏马赛克，急得人直骂娘。再后来，人人一个手机，一联网，很方便，直接睡在被窝里，想看啥就看啥。小招的生意真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有时候，一天下来才租二三十元。

小招枯木一般，坐在条凳上，看巷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低着头拨弄着手机，没有人正眼看他的租赁店。他嘴里叽里咕噜，有一搭没一搭地唱

着曲儿。

人倒霉，鬼吹灯，
喝凉水打得肺疼，
放屁砸得脚后跟疼……

小招觉得这生意就该到头了，一年没挣下几个，光把一张嘴糊住了。直到有一天，巷子里一个女人揪着孩子的耳朵来找小招，骂骂咧咧道：“你开个破店，把我家孩子带坏了，晚上一放学，不写作业，就团到你门口看电影，你只知道挣钱，一点公德都没有，还算人吗？”也确实如此，自从小招买了电视以后，每天晚上，门口都挤满了看电影的孩子。有些孩子甚至端着饭碗就来了，也有些背着书包不回家坐在门口台阶上看的。直到八九点，一个个被父母敲打着、咒骂着赶回家。也有家长给小招提过醒，但小孩要看，谁能管得住，再说，这是生意，他在自己屋子做，谁也管不了。于是，每个黄昏，在烟熏火燎中，总有孩子的哭声伴随着电影的喧嚣，夹杂着父母的拳打脚踢和诅咒漫骂，暗淡在了巷子里。

巷子里的女人来这么一骂，小招顺坡下驴，也就把门彻底关了。要不，他真不死心。他把几百张碟给光明巷一个更大的音像店处理了，自己留了一些，其余的送了朋友。他送了我几张大片，《勇敢的心》《教父》《燃情岁月》，还有两张西班牙的满是马赛克的伦理片。

处理完了店，小招窝在房子无所事事了半个月。每天睡到自然醒，到我跟前蹭顿饭，然后又去睡觉。半个月后，他开始找工作，但找来找去，没一个合适的，不是工资低，就是太辛苦。后来有一天，他舅舅的儿子，也就是他表哥，突然给他打电话，说他在广东那边干得挺好的，搞海鲜批发，挣了好几十万，现在是个小老板，可生意好，人手却不够，他听说小招不能参加

考试，做生意也不行，就打算把他叫过去帮忙，一个月五千元的工资。小招一想，五千元，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月五千，一年六万，三年就能挣够在乡下盖砖房娶媳妇的钱了。他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快要发财了。随后表哥又发来了一张他的照片，比原先肥多了，整个人圆滚滚的，像一只熊猫，挺着肚子，穿着黑西装，白衬衣，站在一个运海鲜的货车跟前，一本正经。

小招把准备去广东的事跟父亲说了，这次，他没有反对，只说：“随你吧。”小招订了票。

我说：“小招，你为什么叫小招？”

“从小招财进宝呗，你连这也不清楚，亏你还是文豪。”

“可你压根儿就没招到财啊？”

“要机会和平台，好不，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翔。”

我拍案叫绝：“你竟然能说出这么经典的话，是要盖过我的风头吗？那好，这次你就在风口浪尖上飞翔起来。”

九点半了，该起身了。我们都有点晕乎，满眼的东西，似乎在飘浮着。向房东彻底退了房，说了再见，就出门了。小招背着一个大书包，沉甸甸的，穿着一件很少穿的西装，他的鞋破了，顺便把我一双半新的穿上了。他说，等他发达了，给我买真皮的。我提着塑料袋，装着方便面和矿泉水递给他：“去广东，得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不带吃的不行。”

南关的一些巷子新安了路灯，黄色的灯光，毛茸茸地铺开来，落在我们肩头，像尘土一样，掸都掸不掉。我们穿过长长的巷子，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我们背着长长的哀愁。我说：“小招，唱个曲儿。”

“听啥？”

“欢快点的，你要当老板去了，是喜事。”

“那就听个酸曲儿。”

“好!”

八月里来八月八，我和阿哥拔胡麻；
阿哥一把我一把，阿哥和我并肩拔；
一拔拔到地埂下，阿哥给我梳头发；
日头下山牛进圈，我俩回家吃黑饭；
吃着吃着心变了，窗子关上门闩了；
丝绒裤带扯断了，花鞋后跟蹬烂了；
手扒肩膀脚蹬墙，耳环子摇得当啷啷；
叫声哥哥你算了，三魂七魄都散了。

小招坐上火车走了。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南关的出租屋，心里空落落的。想着那一个个离我而去的人，像装在麻袋里的洋芋，被一颗颗掏空，最后，就剩一个空袋子，丢在地上了。一个人就这样，来到南关，又离开了南关。花一样，开了，败了，只有树枝知道，曾有花开过。时间一久，树枝都忘了，曾有花开过。我躺在南关，像一个坚守者，要把它住穿了一样。我知道，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试图逃离老城区，寻找新的活着的方式。我没有南下的机会，我有一份鸡肋一样的固定工作，像一根绳子，把我的左手牵着。南关，像另一根绳子，牵着右手。就这样，我被生活绑架了。

小招走了两天后，按理应该到广东了。他说他一下火车就给我打电话，但没有。我打给他，关机。可能没电了。一周后，我还是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发信息，没人回，拨过去，依旧关机。我想，小招可能飞黄腾达了，挣大钱当大老板了，很快也把我忘记了。我们初中学过的“苟富贵，勿相忘”是句屁话，在这个唯利是图、人情冷漠的年代，哪有富而不忘的人。

也罢，没有谁有义务记着谁。我也该把小招忘记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刚刚躺在床上就有人敲门。我去开，我不知道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找我，我有点郁闷。一开门，我愣了。小招回来了，小招这狗日的怎么回来了，小招这狗日的真的回来了。他木讷地站在门口，没有背包，西装不见了，只有一件脏透了的短袖，鞋子也没有了，穿着一双拖鞋，人字拖前面裂开了，都不知他是怎么拖回来的。他的脚背上沾着一层污垢，指甲缝里黑乎乎一层。他站着，目光呆滞，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脱了人形，像只猴子，饿久了，脸成了三角形。

他说：“王选，狗日的表哥把我哄到传销里了，钱，身份证，衣服，啥都丢了，我光捡了一条命回来了……”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盖的破棉被，一点不暖和，

半夜下起雨，冻得打哆嗦；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吆牛耕地去，牛把铧打破，

回来买铧时，牛叫狼吃了。

世上穷人多，哪个就像我？

2 白蔷薇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开着，开着，就凋谢了。

五月，蔷薇坐在墙头，粉的，一朵，两朵，三朵……能数清的样子。她们挨在一起，像教室里的女学生，挤成一堆，说秘密。只有一朵是白的，在枝叶下边，花瓣打着卷儿，没有血色，悬在那里，突兀极了。

雨歇了，门开着。巷子里停着的车把蔷薇拉走了。一群人嘀咕着什么，进了院，关了门。满巷子的潮湿，关在了门外。

雨是三天前下起的，密密地，从东边下了过来，下到南关，下进染布巷，就不走了。雨下了三天，哭声在雨里泡了三天。像一朵蔷薇，被人掐掉，扔进雨中。雨打着花瓣，雨打着花柄，雨打着花蕊里紧抱的一簇蜜。哭声从二楼的玻璃窗口渗出来，飘进另外的窗户。白天，人都出门了，水淋淋的哭声混着雨声，显得虚无，缥缈，像半截丝巾，被风吹着。晚上，满院人睡了，哭声飘进屋，像一个人无处诉说的诉说，哀怨，凄婉，有些骇人。

哭声是蔷薇的。蔷薇哭着，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房东已经第三次警告蔷薇的父亲了，说：“再哭，雨一停，就走人。”蔷薇的父亲蹲在门口，看天。天是青的，泛着暗红，像被敲打过的肉上积着的

瘀血。他已经开导过女儿很多次了，可她无动于衷。她睡在小屋的床上，头朝里，裹着被子，无休无止地哭着。他说：“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他吸一下鼻涕，说：“天底下男人一层哩。”他又吸一下鼻涕，说：“我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大容易吗？”他狠狠地吸了一下鼻涕，继续说：“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蔷薇家三口人，蔷薇，父亲，还有弟弟。母亲得了宫颈癌，早早走了。父亲在绿色市场补鞋，补鞋不挣钱，一天捏回来一把毛票，仅够糊口。弟弟上高三，学习好，一中的前几名，上个名牌学校没问题。弟弟那个瘦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撑着一件宽大的校服，风吹来，能把骨头吹散。蔷薇之前在北京打工，年底，父亲把她喊了回来，说给弟弟做半年饭。父亲在外面补鞋，顾不上，弟弟作业多，没饭吃，常饿着。蔷薇就在腊月里回来了。

蔷薇家在院子住了有些年头了。满院人，就数她家时间最长。他们租了一间十来平米的屋，中间用三合板隔开，隔了一大一小两间。外边大些，父亲和弟弟睡。里面小，蔷薇睡。

蔷薇从北京回来，闲了十来天。一天两顿饭，中午和晚上，做完就无所事事了。院子里，出出进进，由着她，也没人过问。有时候，跟院子的小孩玩踢毽子，小孩没高兴，把她先乐坏了。她的笑一点没收敛，笑声震得满院玻璃响。院子的人，门缝里探出头，瞟一眼，说，瓜米子（傻姑娘）。有时候，蔷薇到院口的墙角给那株蔷薇花浇水。冬天也浇，水在地上，成了冰。出门的人见了，说，瓜米子。

闲了一段时间，无聊透顶了，托朋友介绍，蔷薇就去一家茶楼当服务员了。当服务员简单，端茶倒水的活，手脚麻利点，懂点脸色，就能长干下去。干了两个月，过年。年是在城里的出租屋过的，他们已经三四年没回乡下了，回去也是塌房烂院，冰锅冷灶。哪里过还不是个过。父亲用硬纸片做了一个先人牌，立桌子上，烧香，点蜡。说，年好过，日子难过啊。又说，